

大学之道丛书
DAXUE ZHIDAO CONGSHU

东西象牙塔

孔宪铎 著



DONGXI
XIANGYAT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649.1-03/1

东西象牙塔

孔宪铎 著

DONGXI
XIANGYAT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象牙塔/孔宪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大学之道丛书)

ISBN 7-301-07186-8

I. 东… II. 孔… III. 高等教育-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G64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6260 号

书 名: 东西象牙塔

著作责任者: 孔宪铎 著

丛 书 策 划: 周雁翎

责 任 编 辑: 姚成龙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7186-8/G · 106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 北京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70 毫米×97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7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盗版举报电话:(010)62752017 62752033

目 录

I	开场自白, 本书缘起	(1)
II	西方象牙塔, 十年寒窗	(3)
	一 赴加留学, 朝塔迈进	(3)
	二 博士论文, 权威是非	(8)
	三 求职碰壁, KUNG 不是 KING	(19)
	四 马大浮沉, 塔中真相	(26)
	五 涉足行政, 苦乐半生	(64)
	六 康桥忆往, 剑桥求真	(70)
	七 总校长 Toll, 大树挡风	(74)
	八 创立中心, 辅佐分校	(84)
	九 顶头上司, 巾帼楷模	(109)
	十 离别马大, 加盟科大	(114)
III	东方象牙塔, 各有千秋	(117)
	一 中兴大学, 山头众多	(117)
	二 香港科大, 登峰造极	(146)
	三 山东建工, 另类文化	(173)
	四 临沂大学, 山地风云	(206)
	五 世纪北大, 老树新芽	(237)
	六 万里边涛, 非凡平民	(241)
IV	退休宴会, 本书结语	(261)
	附录 作者中英文编著总目	(274)

I 开场自白,本书缘起

在我的第一本书《背水一战》(1997)出版之后,我就想到要写《我的科大十年》(2002)。这是两本不折不扣的回忆录,当我把想写《马大二十年》的计划告知好友惠永正教授时,他毫不思索地说:“老孔,不要再写过去了,写点未来吧!”这给我很大的启迪。“不要再写回忆录了。”我对自己说。因之,我写了《中药现代化》,也正在撰写《基因与人性》。

可是,有两件事我觉得值得写。一是我的博士论文,一是我的谋求教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这其中的曲折颇有教育和借鉴的价值。我很想从我作论文的插曲中看看学术界的是非与曲直,我也想从我谋职的遭遇上看看人世间的偏见与歧视。

久思熟虑之后,决定写我在美国怎么挤进这座鲜为外人所了解的象牙塔,其中包括在多伦多大学植物系所作的博士论文与谋职以及在马里兰大学生物系升迁的过程,一石两鸟,何乐不为?

这座让我花了四十多年的光阴,在其中上上下下、滚滚爬爬的象牙塔,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是塔中有我,还是我中有塔。

我要讲述的塔中掌故,又何止如此。除了西方的象牙塔之外,还有东方的象牙塔。东西的文化不同,象牙塔的色彩各异。其间的作风悬殊,花样百出,各显神通,各有千秋,又各具情趣。

在东方的象牙塔中,首先要讲的是台湾的中兴大学。在那里,我做过学生,做过助教,也当选过校长。花了八九年的时间,经过初入仕途的折磨,焉能不提。再者,就是在香港创办的科技大学,十年有成,2003年排名在北京的清华和北大之间。商学院的EMBA还挤进了世界的第9名。做了7年学术副校长的我,也有话要说。还有山东济南的建筑工程学院,名不见经传,我也做了一年的“黑市”名誉院长,身经一连串的另类体验,值得记载。最后,就是我花了十多年时间,在家乡推动的临沂大学。我推得精疲力尽,步步艰难。在2003

年10月18日参加临沂大学奠基典礼之后，心中感受良多。其中的曲折，也值得一说。

象牙塔像深宫一样的神秘，可是，发生在塔里的事，并非是通通不足为外人道也。只是你一般都不会走进去。更何况，你远远看到的小塔，走近了，越变越大，走进去，越看越傻。象牙塔，光是听到名字，就让你怕。因为，从外向里看，从里向外瞧，外观与内涵，风闻与眼见，都是气象万千，高深莫测，使人眼花。

我在塔里塔外，混了一生，我所经历的，我所能为你娓娓道来的，也只是我能看到的一面，请你跟着我走马看花地去走一遍。

你心里要有数，每个从塔里出来的人所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一面。没有人能有面面观。

不管如何，对以后和我一样，也想挤进美国和中国象牙塔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经验与指点。

我把通往西方和东方象牙塔的条条大路摆在你们面前。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至此，我已经写了三本给在象牙塔里的人看的书。《背水一战》给大学生看。这本书给研究生看。《我的科大十年》给教授们看。当然，任何人都可以看，都可以不看。你若真的都看了，你会知道这本书的切入点、起笔点和引申点，都与前两本书截然不同。

是我变老了，还是我成熟了？是我写作的经验多了，还是我人生的体验多了？是我做真人的愿望多了，还是我说真话的胆子大了？是我看事的角度变了，还是事情的曲直变了？都有。

II 西方象牙塔，十年寒窗

一 赴加留学，朝塔迈进

话得从 1962 年圣诞节前后说起。那时，我刚刚从台中的成功岭教育召集结业返校，就赶到台北淡水英国领事馆，拿到了去加拿大贵而富（Guelph）安大略农学院（Ontario Agricultural College）的签证，即乘英国 BOAC 的班机在 12 月 27 日飞香港，29 日飞日本，30 日飞旧金山，31 日飞多伦多。由于风雪太大，延至 1963 年元月 1 日凌晨两点多钟才到。

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年的“一元复始”，也是一生的“一元复始”。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那时帮我成行的一大批同学朋友们。本来，我是该在 9 月去加拿大入学，但因为体检时误诊我患肺病，没有成行。要感谢台中三总医院的医生们，为我多次复诊并出具健康证明，才得过关。签证所需的 2400 美元保证金是由李乐真小姐（图 1）、戚瑞华小姐和女友傅静珍小姐（图 1）帮忙周转凑足的。从台北到多伦多的单程机票是美金 600 多元，相当于那时我在中兴大学植物系任助教 30 多个月的薪俸，也是傅静珍小姐代付的。



图 1 年轻的一代。前排（左起）：黄力平、李乐真、傅静珍、王珍、徐苹，后排：丁克楚、作者、姬家振（1961 台中）

李乐真小姐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在中兴大学任助教时的同事和室友王德一的女朋友。戚瑞华小姐是我在凤山受预官训练时队友戚以训的姐姐，也是另一队友陶范生的女朋友。傅静珍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我的女朋友。当时王德一、戚以训、陶范生都已赴美留学，才由她们出面拉我一把，走上出国留学之路。终生感谢。

谢谢友谊娘子军。

还有，我能够拿到去 Guelph 的奖学金和得到延期，全靠一位学长也是乡兄周丕寿（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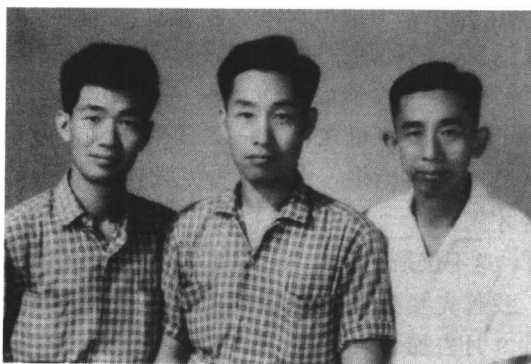


图 2 农学院同事同学同乡。右起：王锡庆、周丕寿、作者（1961）

有家靠父母，无家靠朋友。我的一生都靠拉我一把的朋友。

在赴多伦多的途中，先飞香港，是想去看望十多年前一同偷渡香港和一起在香港纱厂做小工时的患难朋友，在朱绍义和李瑞华兄嫂家中各住一宿，谈谈往事，不堪回首。

经过东京住了一宿，是想添置冬装，由一位经黄力平（图 1）师妹介绍认识的日本小姐做东。到了东京我无限感慨，我是生长在中日战争期间，又生活在日军占领沦陷区的孩子，在日军铁蹄下凄惨的情景，至今仍挥之不去。

直至这篇文章截稿为止，我还不曾买日本汽车。

旧金山是必经之路，因为那时只身在台，得不到美国的签证，只有留学加拿大。到了旧金山之后，护照被航空公司扣押，只在旅馆住了一宿。到达多伦多机场已是除夕的三更天，系主任 Dr. Robert Hilton（图 3）在机场等久了，开车回家喝了杯咖啡再回来接我。接着，他和周丕寿兄一起送我到 Guelph 周的住处，在那一间卧室的公

寓里住的还有高国楠和王德一两位。没有丕寿兄的力挺，我不一定能自己走出留加的这一步。



图3 获得 Guelph 大学硕士学位。右起：傅静珍、系主任 Robert Hilton、作者（1965）

这也成了 Hilton 接留学生的最后一次，这样苦的差事，以后他就不再干了。

在 OAC 的苹果园里（图4）先工作了8个月才注册。那时，每学年只能在9月注册一次。在园艺系，导师是 B. Teskey 教授，一位小有名气的果树专家。我的论文题目是《苹果的化学疏果》。他为我



图4 在 Guelph 大学园艺系苹果试验园喷杀虫剂（1964）

起了个名字叫“香港”。

1963年9月注册入学，1964年9月5日和我在中、加二度同学，也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傅静珍小姐在 Guelph 结婚（图5、6、7）。



图5 1964年9月5日（Labor Day）在 Guelph 与同学傅静珍结婚



图6 傅静珍摄于结婚后的新居：9, College Ave. Guelph, Ontario (1965)

1965 年夏获硕士学位（图 3），正巧赶上 OAC 更名为 University of Guelph。因之，参加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毕业典礼。我还记得庆典中的主礼嘉宾是曾在肯尼迪政府出任驻印度大使的校友，叫 John K. Galbraith，哈佛大学的名经济学家。那是 1965 年的 5 月 20 日，星期六，整个礼堂坐满了人，天气炎热，演讲冗长，我至今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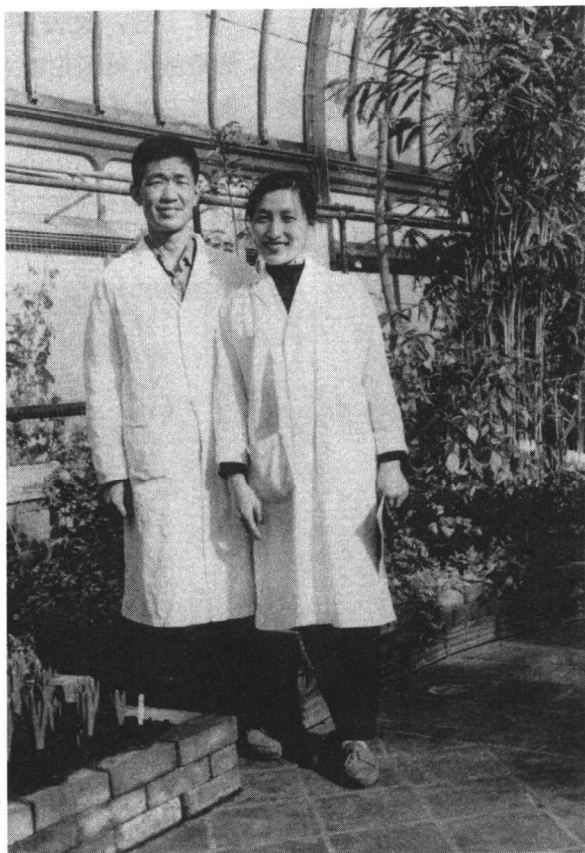


图 7 结婚前后，我俩同在园艺系一间温室培养实验材料（1964）

为什么名家都不会长话短说？

我真是三生有幸，经历了两次农学院升格为大学的典礼，上一次是 1961 年台中农学院升格为中兴大学。

二 博士论文，权威是非

毕业之后，我即去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植物系攻读植物生理专业博士学位。1965年7月1号，我去多伦多报到，指导教授比我还小几岁，真是小老板，他是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毕业的 John Williams 博士（图 8）。我的论文是他博士论文的续集《蚕豆叶绿体 DNA 的理化分析》。他把自己的一本论文交给我说：“你仔细地看看，就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以后好一段日子，他再也没有对我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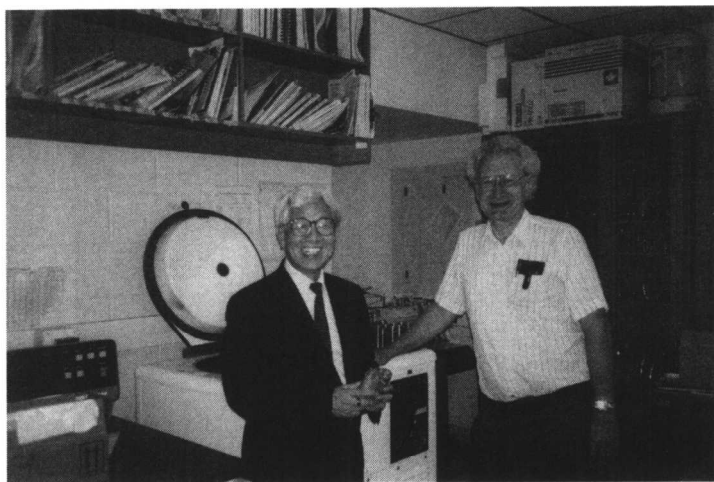


图 8 作者和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John P. Williams 摄于多伦多大学植物系实验室（1996）

是他，把我训练成一位能够独立的研究者。他好像教我游泳，其方法就是一手把我推进水里。冷暖自知，浮沉自理。

能去多伦多大学植物系读博士，是 Guelph 大学园艺系的一位朋友 Dave Smith（图 9）介绍的。因为他也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我曾和他在 1963 年的暑假一起在 Kettle Lake 研究 Blueberry 的生态，异国朋友，很好相处。他教我英文，我教他烹饪。

记得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65—1968），多伦多大学植物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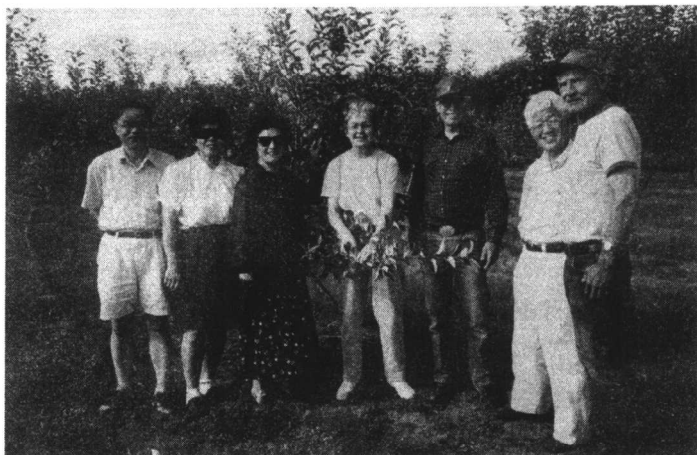


图9 老友重聚，2002年9月去 Guelph 郊区 D. Smith 所经营的苹果园参观访友。右起：D. Smith、作者、Smith 的朋友夫妇、傅静珍、林津香、戴子仙（2002）

里的中国学生寥寥无几，学生理的有张建华、钱明赛，学生态的有戴子仙，学植病的有黄鸿章、郑稔雄，学遗传的有刘佐端。就这几个。

戴子仙博士（图9）是中兴大学校友，也是在植物系任助教时的前后同事。这次又在多伦多大学第三度相逢，真实属不易，他也成了我在多伦多大学植物系经历的见证人、终生好友。

我一心一意要想挤进北美洲的西方象牙塔，就是从1965年7月1日走进多伦多大学植物系三楼的植物生理实验室开始的。

博士学位是走进象牙塔的敲门砖，不能没有。

当时能做的就是死心塌地全力以赴地去默默耕耘，至于会不会有收获或是什么样的收获，不敢说。

既然是目标已定，决心已下，那就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吧，在向上爬的时候，我只看脚前的三四层阶梯，从不看山有多高，梯有多峭，否则就会吓坏了，泯灭自己的士气。

在困难没有临头时，不要去夸大它，被它吓倒。

我迈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学习，熟练实验室里各种大小的仪器，如分光光度计、离心机和超速离心机等等，它们使我眼花缭乱。因为以前我都没有学过或用过。又不敢问，只有白天从说明书上看图识字。晚上偷偷地小心操作学习。

我是如此苦心地迎头赶上，以补过去的不足。过去，我一直是在田间工作的，在台湾学的是种植菠萝，在 Guelph 学的是种植苹果，用的是锄头、喷药器和施肥机。

我的前半生，都是在拼命地迎头赶上，以补过去的不足。

我的导师 Dr. Williams 告诉我有一种石英石制的小滤光器，价值很贵，嘱我小心。第二天我就不折不扣地把它打碎了，这样的开始，多难过。涂了满脸的灰。

慢慢地，仪器熟悉了，试剂配好了，蚕豆苗也长好了（图 10），我就照着老板的那本博士论文、我的圣经，一步一步地试着去做，因为是分离和纯化植物细胞中的叶绿体，再从叶绿体中提取 DNA，所以每一步骤都必须在低温下进行，避免酵素的破坏。一开始，我从早做到晚，手不离冰，冰不离手，不敢停顿，连中饭都吃不上。不知道在实验中途，哪些步骤之间可以停下来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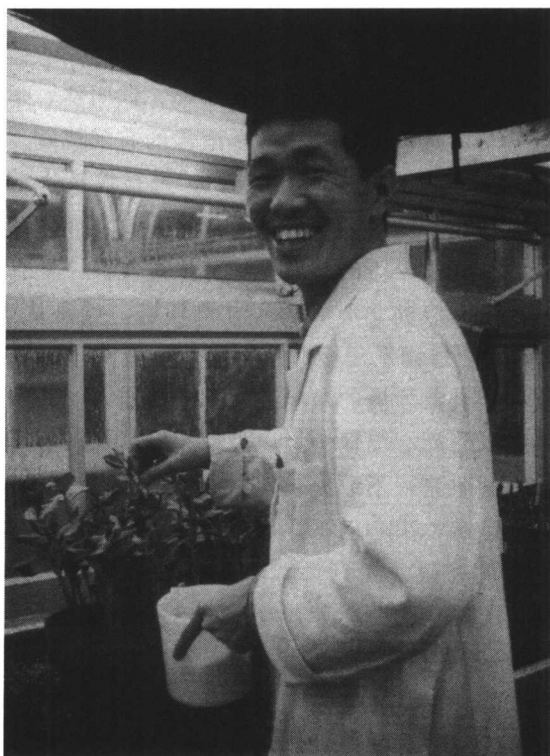


图 10 在多伦多大学植物系温室采收实验材料——蚕豆苗（1966）

老板天天看在眼里，有一天他说：“宪铎，我知道在哪些步骤之间可以停一停，但最好还是你自己摸清楚。”天呀，很久才摸清楚！

当时我最大的本事，就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做出结果为止。“笨，真的笨”，我嘲笑自己。

熟能生巧，一巧就不笨了。做实验，可以错，不能笨。

熟巧之后，我最大的本事，不再是会重复，而是专心。有一次做实验做到深夜，拿到结果之后，一面想结果，一面回住处，走着走着，越走越远，在夜阑人静中，住处早就被抛在身后了。

一切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实验也没有预期的结果，相反的是，由引用老板论文之中的方法分离，纯化出来的叶绿体，并不纯，掺杂着细胞核的片段，这就糟了。当老板用电子显微镜测出上述情况并作成定论之后，我大失所望。眼看着一年多的光阴和努力泡汤，谁能不心伤？还不敢怪老板的方法不好。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太太傅静珍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在整个过程中，功不可没。那时，她也正在攻读花卉遗传与育种的硕士学位（图 11）。



图 11 结婚后同在 Guelph 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背后是办公大楼（1965）

我不能半途而废，只有卷土重来。

以后，我不但努力、专心，而且更要博览群书，不能只咬定老板的一本论文作为圣经，所有有关的文献，我都详读细记，渐渐地，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我就有了新方法，开拓了新思路，

老板的那本论文，已不再是我的圣经了。

我把我研究的新格局向老板报告，他无任的欢迎和支持，一点都没有摆出学术权威的架子。

从那时开始，我走自己的路，在研究上，当家做主，别提心里有多舒服。

从此，我开始闯出了老板的旧天地，并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首先设计出来一套分离和纯化蚕豆叶绿体的新方法，用物理和化学方法验证可靠之后，即先写成一篇短文 *Isolation of chloroplasts free from nuclear DNA contamination* 在 *Biochem. Biophys. Acta* (BBA) 169: 265—268 (1968) 上刊出。

我用自己的方法分离和纯化出来叶绿体，又用自己找到的最新的方法和技术从其中提取 DNA，再用当时较为先进的 Analytical density gradient ultracentrifugation 来分析 DNA。可惜的是，植物系没有这种昂贵的仪器，Model E Analytical Ultracentrifuge (图 12)。有人告诉我在玛格丽特医院的癌症研究中心有一台。由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一位物理化学教授 Dr. Mike Rauth 经管，我就趋前请教，他一口答应，只是疑虑，为什么学植物的人，要用这种精密仪器。他很耐心地教我使用，并讲解其功能和原理。当他觉察到，我对微积分一无所知时，他露出无限的惊讶，我感到无地自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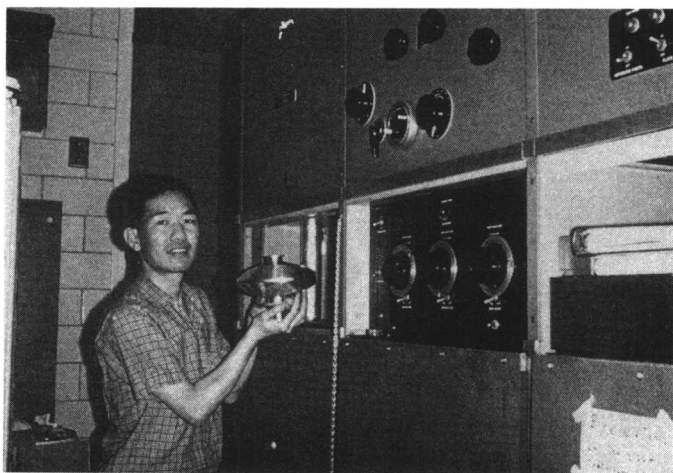


图 12 做博士论文用的主要仪器——Model E. Analytical Ultracentrifuge (1967)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让我觉得没有读过中小学的困窘。为此，我不止一次地想去自修数学，可是数学却与其他学科不同，一步不通，就步步不通。你不懂，就是不懂。我看过大代数，也看过微积分，一窍也不通。

以后又有人告诉我，离我们植物系不远的儿童医院的生化研究所中也有一台同样的仪器，我就想借用儿童医院的那一台。因为每次去玛格丽特医院太远了，要乘电车，要花车费，要花时间，实验又常常是要做到很晚。

我去儿童医院生化研究所找 Dr. Mario Moscarello (图 13)。他是一个大高个子意大利后裔，为人直爽热情。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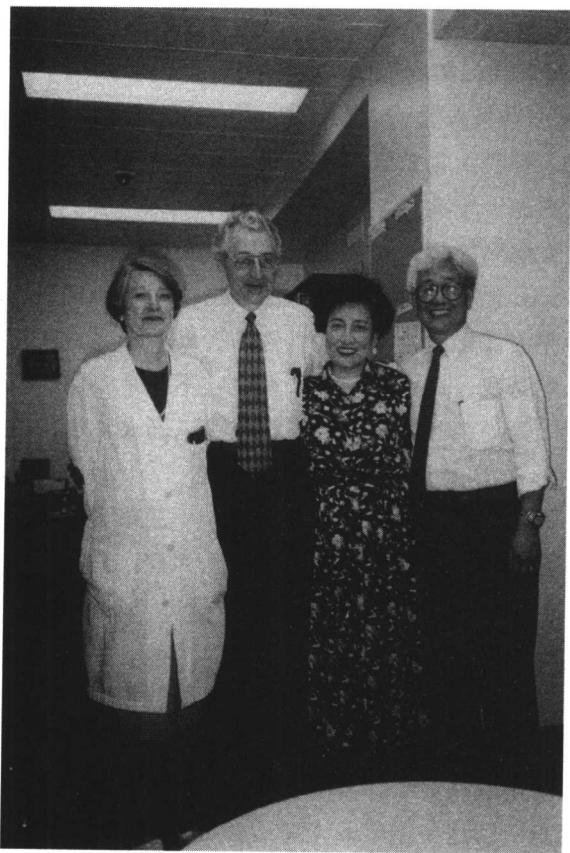


图 13 作者的博士后导师 Mario Moscarello (左二)、D. D. Wood 医师 (左一) 和傅静珍，摄于多伦多儿童医院生化研究所 (1996)